

LS12.14/13

世界文豪书系

刘硕良 主编
南江 冯加 译

屠格涅夫全集

第5卷

· 木 木 ·

(中短篇小说)

河北教育出版社



0 21515946



AWT/1784/04

1515946



屠格涅夫

(1840—1850)



屠格涅夫的写字台



斯巴斯科耶之秋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译序

朱宪生

屠格涅夫一生中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和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不包括《猎人笔记》中的随笔故事）。他的六部长篇小说作为俄罗斯社会的“编年史”，从一问世就引起批评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注目。而且，在俄罗斯文学中很少有哪一个作家的创作，像他的长篇小说那样引起如此广泛和激烈的论争。但他的中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除极少数作品外）。19世纪中叶，俄罗斯社会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日益激化，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总是提出各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却是以一种与他的长篇小说迥然不同的方式和格调，从距离当代社会较远的角度来反映生活。这也许是它们在当年没有产生多大的“轰动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今读者依然能从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中生动形象地感受到那些激动着作家的各种问题和人物，他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们在面临着生活中重大抉择时的种种心理

和感受，依然能不同程度地引起我们的共鸣。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并没有因为它们注目于当时社会中迫切的现实问题而失去其生命力。而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所表现的一些“永恒的主题”，也使当今的读者获得深刻的印象和优美的艺术享受，较之上一世纪置身于激烈社会斗争的氛围之中的读者，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读者似乎更能理解作家对于人的感情世界、对于人与自然、对于生与死等问题的思索和探究。这种现象本身也许就是时代在不断进步的标志之一。

模糊的背景 忧郁的基调

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的社会背景一般都较模糊。绝大部分的故事背景不是社会而是自然，使人很少感受到社会的气氛和时代的气息，仿佛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行。不少作品连具体的时间也没有交代清楚，就是因为文体本身的需要（如日记体、书信体）而交代的时间，也很少显示出与社会和时代的直接联系。不像他的长篇小说那样，如《前夜》——1853年秋，《父与子》——1859年5月20日，《烟》——1862年8月20日，明确的时间立刻令人想起故事发生的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而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又无一不与这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意识相关联。在作家早期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中，有时还能显露出某些社会生活的痕迹，到后来特别是晚期的一些作品中，几乎连某种时代和社会的暗示都找不到。有的作品还带有一些神秘的梦幻的成分，有的作品甚至取材于异国的古老故事。至于故事发生的地方，通常不是生活激流的中

心，而是远离社会的自然的怀抱。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 1854 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的题名本身是颇有些象征意义的。

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的基本题材是爱情。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有关爱情的描写也是经常出现的，但这类描写只是展现人物性格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在中短篇小说中爱情本身则成为作家要表现的目的。并且，这种爱情也不是像长篇小说中那样被提到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面前，赋予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内容，而是作为一种自然力量出现的。它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并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在它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作家的一些中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或者是作为这种神奇力量的化身出现，如《初恋》、《春潮》等作品的主人公；或者是作为这种力量的奴隶出现，如《僻静的角落》、《浮士德》、《旅长》、《克拉拉·米里奇》中的主人公。

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的基调是忧郁的，其结局也大多是悲剧性的。他的长篇小说，虽有时也透露出感伤的音调，但总不失为悲壮的旋律；其结局虽也有些无力，但激奋昂扬的情绪毕竟占着主导地位。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热情的战士，他们有信仰和行动，如果说他们的结局也常带有某种悲剧性，那这种悲剧性首先在于他们的理想和性格与社会的矛盾，而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能给人以震撼和力量。不必说到那些“新人”，就拿罗亭来说，虽说他也属于“多余人”的行列，虽说他毕生穷困潦倒、一事无成而最后死于巴黎街垒，但他那闪耀着理想主义火花的语言却唤醒了别人。可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的人物做了些什么呢？如《多余人日记》、《阿霞》、《浮士德》、《旅长》、《佩图什科夫》等作品的主人公，除了爱情上的失败以外，就像“可怜虫似地度着无聊的岁月”。这些“走出自然怀抱就连生活

也无法对付的人”，不要说去参加社会斗争，就是在冷漠的大自然面前，也只是“不幸的被折磨得半死的昆虫，在它的喙囊里痛苦地死去”。

哲理的思考 个人的色彩

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中有许多哲学的思考。如：

真正的爱情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感情，它甚至不能算作一种感情，它是一种病，一种人人都知道的精神状态……它完全像霍乱和热病那样来得那么快，爱情里没有平等，在爱情里一个人是奴隶，另一个人是统治者。

——《往来书信》

啊，青春，青春，你什么都不管，你好像占有宇宙的一切宝藏，甚至愁苦能使你快活，甚至悲哀你也很欢迎——你全部美妙的秘密不在于一切事情你都能做到，而在于你想着一切事情你都能做到。

——《初恋》

这种哲学的思考还表现在作品的主题上。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总是提出富于哲理性的主题，《安德烈·科洛索夫》提出爱情中的真诚的问题；《奇怪的故事》提出自我牺牲的问题；《莽撞人》提出劳动改造人的问题；而更多的作品则提出了爱情的力量至高无上的主题。艺术形象和情节发展之中贯穿着深沉的哲学思考，是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的突出特点。

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中作者个人方面的因素和特点表现

得十分明显。有的作品自传性很强，如《木木》中的主人公格拉西姆的原型就是作者母亲的看门人，而太太的原型就是作者的母亲瓦尔瓦拉；《初恋》中的“我”就是少年时期的作者，男主人公的原型则是作者的父亲；《普宁与巴布林》写的也是作者青年时代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关于中篇小说《春潮》，屠格涅夫这样写道：“整个故事都是真实的，我亲身经历过它，感觉过它，它是我的故事。”但更为主要的是屠格涅夫的个人情感和气质几乎在所有的中短篇小说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现和流露。那种作为一个西欧派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那种作为一个终于独身生活、常年居住在异国的飘流者对爱情的不幸的悔恨和悲哀，那种作为一个容易触景生情的感伤诗人的忧郁气质，常常是被寄托于中短篇小说的艺术形象之中的。屠格涅夫曾多次说过他最喜爱的作品是《初恋》、《春潮》这一类，恐怕也就是这一类作品更为充分地表现了他自己的个性和情感的缘故。

一般说来，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总是能够反映出他所处的时代的激动人心的社会问题，甚至在社会的某一动向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他都能凭借特有的敏锐捕捉到它，用鲜明的艺术形象将它及时地准确地表现出来。他的《罗亭》不无批判地揭示出19世纪四五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特质；他的《贵族之家》则为他所同情的贵族阶级唱了一曲挽歌；他的《前夜》那样激动人心地预言了俄罗斯“新人”和“新生活”的到来；而在他的《父与子》中更是响彻着对进步青年的赞颂；他的《烟》和《处女地》尽管在思想和艺术上较前几部有所减弱，但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对社会改革的热切期望。尽管他的批判中包含有同情，赞扬里也流露出失望，但不管怎样，我们读他的长篇小说，总能感到作者绝不是岸边的观赏者，而实在是一位投身于时代洪流的热情战士。

但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却几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过这样的时代生活的画卷。它们里面充满着淡淡的哀愁，哲学的沉思与感伤，未成功的恋爱，不能实现的愿望……我们读他的中短篇小说，有时很难相信它们的作者与创作出那样激动着社会情绪的长篇小说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的长篇小说与时代和社会紧密相联，他的中短篇小说却与时代和社会相去甚远；他的长篇小说总是提出具体的现实的问题，他的中短篇小说却总是提出一些抽象的“永恒的”哲学思考；他的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一定阶级、阶层的典型，他的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却更接近于自然形态的人；他的长篇小说总是揭示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的中短篇小说中主要表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爱成死这样一类“自然力量”的关系；他的长篇小说是对社会斗争、时代风云的反映，他的中短篇小说却主要是对个人生活的表现。他的长篇小说是激越昂扬的交响曲，他的中短篇小说却是缠绵悱恻的哀歌。

世界观不能解释一切

以往人们不是完全没有指出过屠格涅夫创作中出现的这种复杂的现象，但对其产生的原因似都未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以往的屠格涅夫研究中，流行的一种做法是，把作者的世界观的作用视为作品产生的直接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这就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屠格涅夫在60年代初期以前，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很接近，其世界观中积极的一面占主导地位，因而写出了一系列思想性较强的作品。而从60年代后期起，他脱离民主阵营，

安德烈·科洛索夫*

在一个收拾得不坏的小房间里，有几个年轻人坐在壁炉前。冬日的黄昏刚刚降临；一只茶炊在桌上沸腾，谈话逐渐激烈起来，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开始议论怪人以及他们跟平凡的人的不同之处。每人都尽情阐述自己的观点，嗓门提高了，甚至吵嚷起来。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喝着茶，抽着烟，听同伴们夸夸其谈听了很久，突然站起来冲着我们（我也参与了争论）大家说了这样一番话：

“先生们！你们含义深刻的言论就某一点面论都是高明的，然而并无益处。每人照例都知道对方的见解，但每人也依然固执己见。可是我们并非首次聚会，并非首次争论，因此我们大

* 首次发表在《祖国纪事》1844年第11期，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散文作品。别林斯基赞许它“对典型人物与俄罗斯生活作了许多出色的描写”，同时指出，这部作品“总的说来过于离奇、言犹未尽、显得笨拙，因此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其中的优点”。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写道：“伊里奇十四五岁时津津有味地读了许多屠格涅夫的作品。他曾告诉我，当时他十分喜欢屠格涅夫的小说《安德烈·科洛索夫》，小说提出了爱情的真诚性问题。那些年我也很喜欢《安德烈·科洛索夫》。”

概都已畅所欲言并知道了别人的意见。那么你们何必还要这么忙乎呢？”

小个子说完这番话，漫不经心地把香烟灰掸进壁炉，眯起两眼淡然一笑。我们全都不吭声了。

“照你看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中的一人说道，“玩牌？睡觉？各自回家？”

“玩牌是有趣的，睡觉是有益的，”小个子反唇相讥，“至于各自回家嘛，现在为时尚早。不过你们没明白我的意思。请听我说：既然非如此不可，那么我建议你们每人都向我们描述一个怪人，给我们讲讲自己遇到的一位杰出人物的情况。请相信我的话，最蹩脚的故事也比最高明的议论有意义得多。”

我们沉思起来。

“真是怪事，”我们当中的一位大活宝指出，“除了我自己，我不知道任何一个怪人，而我的生平你们大家似乎都知道了。不过要是您下令……”

“不行，”另一位嚷道，“没有必要！要讲嘛，”他转过脸去对小个子补充道，“就从你开始。你把我们全给弄糊涂了，你又是行家。不过你瞧吧，要是我们不喜欢你的故事，我们会给你喝倒彩的。”

“请便。”小个子答道。

他在壁炉边站了起来，我们围坐在他周围都不吭声。小个子扫了我们大伙一眼，瞧了瞧天花板，便这样开给讲：

“先生们，十年前我在莫斯科上大学。我的父亲是草原地区一位道德高尚的地主，他把我托付给一位退休的德籍教授，这位教授负责供应我的饮食，监督我的品行，月薪一百卢布。这个德国人老成持重、派头十足；起初我相当怕他。不料在一个美妙的黄昏，我回到家里时感动得难以形容地看见我的导师跟

三四个同伴端坐在一张圆桌旁边，桌上摆着好些空酒瓶和盛有未喝完的酒浆的杯子。我可敬的导师见了我便站起身来，挥动着双手结结巴巴地把我介绍给正派的同伴，他们立刻共同敬了我一杯潘趣酒。这个令人开心的场面使我感到爽快；我的未来无比诱人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果然如此：从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天开始，我便享有了无限的自由，还差点没揍我的导师一顿。他有个老婆，这娘们身上老有一股烟味和腌过黄瓜的盐汤味；她还相当年轻，可门牙都一个也没剩下。大家都知道，凡是德国娘们都很快就失去了人体这一必不可少的装饰品。我现在提到她只不过是因她热烈地爱上了我，老是给我做好吃的，险些儿把我撑死。”

“别扯得太远，别扯得太远，”我们嚷了起来，“你不是要眼我们讲你的奇遇吗？”

“不，诸位！”小个子若无其事地反驳道，“我是个凡夫俗子。于是我就像常言所说的悠然自得地住在我的德国娘们那里。在大学里我学习不太勤奋，在家里又根本无事可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跟我的所有同学混在一起，跟大家都彼此以你我相称。在我新交的朋友当中有一个相当正派、心眼又好的小伙子，他是一位退体的市长的儿子。他名叫博博夫。这位博博夫天天都来找我，看来是爱上我了。而我对他呢……你们要知道，既说不上是喜欢，也说不上是不喜欢，就是这么回事……应该告诉你们，我在整个莫斯科举目无亲，只有一个年老的舅舅，他有时还向我要钱花。我哪儿都不去，尤其是怕女人；我也避免结识我那些大学同学的父母。这事开始于这帮父母中有一个做父亲的当着我的面揪他儿子的头发——原因是儿子制服上的扣子掉了一个，而当天我那件常礼服上上下下最多只有六枚扣子。眼我的许多同学相比，我被看成是阔佬；我的爸爸偶尔给我送

来不大的几包褪了色的蓝钞票，所以我不仅享受着独立自主，而且我身边经常都有一些马屁精和喽啰……我是说——在我身边！甚至在我那只短尾巴狗阿尔米什卡身边也是如此，阿尔米什卡虽说是一头猎犬，却害怕枪声怕到这种地步：只要看到一支枪就愁得不行。不过我跟任何一个年轻人一样，没有丧失内心那种隐秘的骚动，这种骚动通常要在好不容易憋出十来首多少有点蹩脚的诗以后才会非常平静而顺利地渐渐平息。我企求着什么，渴望得到什么，还幻想着什么；老实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幻想的究竟是什么。如今我才明白我缺少什么：我感到自己孤独，渴望跟所谓的真正的人来往；‘生活’这个词儿在我心头发出声音，我怀着模模糊糊的苦恼谛听着这种声音……瓦列里扬·尼基季奇，请给我一支玉米叶烟卷。”

小个子抽起了烟卷，接着说：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博博夫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哥们儿，你可知道一桩特大新闻？科洛索夫来了。’‘科洛索夫？科洛索夫先生是什么家伙？’‘你没听说过他？安德留沙·科洛索夫？哥们儿，咱们快去找他。他昨儿个晚上从雇他当补习教师的那个人家回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怪人，哥们儿，得了吧！’‘怪人，’我说，‘那你就一个人去吧。我要呆在家里。我领教过你们那些怪人！一个喝得半醉的蹩脚诗人；还永远而带热情洋溢的微笑！……’‘唉，不对！科洛索夫可不是这种人。’我本来希望对博博夫指出，科洛索夫先生应该亲自来拜访我，可不知为什么却听从了博博夫并随他前往。博博夫把我带进一条莫斯科那种最肮脏、最弯曲、最狭窄的胡同……科洛索夫住的那栋房子是按古代样式建造的，精致却并不舒适。我们走进院子，一个胖娘们在从屋里一直拉到围墙上的一根细绳上晾衣服……孩子们在木头楼梯上互相呼唤……”

“别离题太远！别离题太远！”我们大叫起来。

“诸位，我看出你们不爱听有趣的事，专爱听有益的事。请便吧！我们经过黑暗狭窄的过道来到科洛索夫的房间，便进去了。你们可能大体上知道一个穷大学生的房间是什么模样。科洛索夫正对着房门坐在五斗橱上吸烟斗。他友好地向博博夫伸出手去，并彬彬有礼地向我颌首致意。我瞧了一眼科洛索夫，立刻感到对他一见颌心。诸位！博博夫没错：科洛索夫果然是个怪人。让我向你们稍稍详尽一些地把他描述一番。他的个子相当高，体态挺拔匀称，机智灵活，长得一表人才。他的面孔……我发现，诸位，最难也莫过于描述某某人的面孔。还不如逐一察看所有单个的特征倒来得容易些；不过怎样才能向别人转述构成这张面孔的特征和本质的那种东西呢？”

“那就是拜伦称之为‘面孔的音乐’^①的那种东西。”

“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只限于谈谈我观察到的：我方才提到的那种特别的‘什么东西’，在科洛索夫身上就是面部无忧无虑的愉快大胆的表情，还有那极其富于魅力的微笑。他不记得自己的父母，是在一位远房亲戚家中靠几个铜板长大的，那个亲戚因受贿被开除了公职。他在乡下生活到十五岁，后来到莫斯科来投奔一个又老又聋的牧师太太，在她那儿呆了两三年，进了大学，开始靠教书为生。他教授历史、地理和俄语语法，虽说他对这几门学科不过是一知半解；但是第一，在咱们罗斯^②有着对教师非常有益的‘教材’；其次，委托科洛索夫教育子女的那些可敬的商人提出的要求都很低。科洛索夫既不爱说俏皮话，也没多少幽默感；可是诸位，你们没法想象我们大伙是多么乐

① 原文为英文。拜伦是英国著名诗人。

② 俄罗斯的古称。

意听从这个人的摆布。我们不知何故都情不自禁地欣赏他。他的谈吐，他的眼神，他的举止，都洋溢着这么一种少年的魅力，使他的所有同学都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他。教授们认为他有小聪明，但‘没有多大能耐’而又懒惰。我们晚间的聚会只要有科洛索夫在场，就会特别和谐。在他面前，我们的欢乐从来不会变成不成体统的胡闹；有时我们大家感到忧郁——这种有点孩子气的忧郁因他在场往往会通过心平气和、有时还相当有道理的谈话而化为乌有，从来不会变成真正的忧郁。你们笑了，诸位先生，——我理解你们的微笑；的确，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日后也不过是正派的凡夫俗子！但是青春……青春……”

“啊，别对我说起光荣的名字！

我们的青春岁月是我们的光荣岁月……”①

依然是那位面色苍白的先生说……

“呸，见你的鬼去，瞧你们的记性！全都是引自拜伦的诗！”讲故事的人指出，“总而言之，诸位，科洛索夫是我们一伙的灵魂，我对他真是一往情深，此后我对任何一个女人都不曾这般钟情。其实我至今回想起这奇怪的爱情也并不害臊——这的确是爱情，因为我，仿佛记得，当时经受了这种激情的一切折磨，例如嫉妒。科洛索夫一视同仁地爱我们大家，不过尤其赏识一个名叫加夫里洛夫的沉默寡言、浅色头发、性落温顺的小伙子。他跟这位加夫里洛夫几乎形影不离，常常跟他说悄悄话，而且跟他一起从莫斯科消失了，天知道上哪儿去啦，一走就是两三

① 原文为英文。这是拜伦的诗《在佛罗伦萨和比萨之间的途中写的诗篇》的头两行。

天……科洛索夫不喜欢刨根问底，而我又猜不准。使我激动的不是一般的好奇；我想成为科洛索夫的同志和忠实的仆从；我嫉妒加夫里洛夫；我羡慕他；我怎么也没法向自己解释清楚科洛索夫古怪地暂时离去的原因。其实在他的身上既没有那些生来就有自尊心、白脸蛋、黑头发和‘富有表情的’眼神的年轻人所炫耀的那种神秘性，也没有似乎掩盖着巨大力量的那种假惺惺的漠不关心；不：他从头到脚都像常言所说的那样胸怀坦荡；不过他一旦被激情所支配，他的整个身心就会突然迸发出一道炽烈而急切的活力；只是他不会白白地消耗自己的精力，而且从来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摆出一副矫揉造作的姿态。顺便说说，诸位……请说实话：你们是否偶然会板起面孔闷闷不乐地坐着抽烟斗，仿佛你们刚刚决定去建立丰功伟绩，而心里只不过在琢磨给自己缝一条什么颜色的裤子？……然而问题在于我是第一个在愉快而亲切的科洛索夫身上注意到这种情不自禁地迸发出来的激情……难怪人们说爱情明察秋毫。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骗取他的信任。我用不着轻浮地去追逐科洛索夫；我是那么幼稚地敬仰他，因此他不会怀疑我的忠忱……不料使我懊丧得难以形容的是，末了我不得不确信，科洛索夫避免跟我有更亲密的往来，他仿佛觉得我那不受欢迎的眷恋是一个包袱。有一次他不知何故显然有些不满地向我借钱——第二天又把钱还给了我，还嘲弄地向我道谢。整个冬天我对科洛索夫的态度没有丝毫的变化；我常拿自己跟加夫里洛夫比——我弄不明白，他哪一点比我强……不料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四月中旬，加夫里洛夫生了病，在科洛索夫的看护下死去，科洛索夫片刻不离他的房间，他死后整整一个礼拜没去过任何地方。我们都很可怜不幸的加夫里洛夫；这个面色苍白、沉默寡言的人仿佛预感到了自己快死了。我也真心实意地可怜他，不过我